

# 男婴出生三天就被可疑女子偷走

3月11日凌晨,在位于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的临川第一人民医院内,资溪县产妇邓苏梅3天前产下的一个3.8公斤重的男婴竟然被一名女子从病房内偷走。消息传开后,顿时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这名男婴是如何被偷走的?这名女子到底何许人也?12日,记者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家属用手机给男婴拍的照片



监控设备拍下了抱走男婴走出医院的可疑妇女

## 事发: 半夜醒来身旁男婴失踪

12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临川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妇产科502病房8号床见到了产后的邓苏梅。躺在病床上的她抹着眼泪告诉记者,她是8日晚上9时许进手术室的,由于难产,医生便为她进行了剖腹产。等到她清醒过来后,得知自己生了个胖小子,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婆婆许某留在医院里照看孩子,由于病房没有空床,婆婆带着孩子到对面空病房去休息。哪知11日凌晨3点多钟,婆婆突然踉跄着跑到她的病房说,孩子被人抱走了。

据许某向记者回忆,11日凌晨时分,孩子一直在哭闹,她便抱着孩子到走廊上走回走动,接着便坐在护士台与

值班护士一同烤火取暖。这时,有个白天经常出现在病房的可疑妇女也围过来与她们聊天。1时30分许,护士换班时,一名胡姓护士让许某抱孩子回房去,许某便一只手拿着奶瓶,一只手抱着孩子准备走进无人住的501病房。当时,可疑妇女还说:“你这么辛苦,我来帮你抱一下吧。”便帮许某抱了一下孩子,不过没走几步路,许某把孩子接回自己手上。许某进入501病房后,靠在床头用奶瓶喂孩子喝奶,可疑妇女也跟进来,坐在床尾继续与许某拉家常。

凌晨3时半,缺少睡眠的许某感觉很困,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迷糊中,许某感到手中的孩子被慢慢抱走,还听到一声关门声。大约5分钟后,许某惊醒过来,猛然发现手中

的孩子不见了,可疑妇女也不见了踪影。许某赶紧起身到病房外寻找,却没能找到,陪在邓苏梅身边的孩子父亲知道后,立即追出住院部,但没找到孩子。

## 回忆: 一陌生妇女四处“套近乎”

记者在医院采访时,妇产科许多产妇家属都表示看到了那名可疑妇女。据了解,可疑妇女大约于10日白天出现在医院妇产科,当时她带了个小旅行包,并将包放入503病房的橱子里。当时,该病房的人都以为可疑妇女是病人家属,便没有多问。之后,可疑妇女频频出现在妇产科各病房时,大家也都以为她是病人家属,没有在意。事发后,大家回忆起来可疑妇女对产妇

生男生女比较关心,常常会打听产妇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据11床的孕妇产属邱女士称,10日晚上10点多,可疑妇女倚在病房门上看电视,接着便问12床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还和许多人一起上前瞧了瞧12床生的男婴。

另据23床的家属范女士告诉记者,10日晚上11点多,她看见那名可疑妇女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接着坐在了走廊的椅子上。范女士在其身边坐下后开始闲聊,可疑妇女告诉范女士她老公在四楼住院,她怕冷所以到五楼的妇产科呆一会儿。闲聊中范女士问对方是哪里人,可疑妇女称自己是临川区秋溪人,正好范女士也是秋溪人,便进一步问其家属,没有在意。事发后,范女士便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范女士见

其神情不太对劲,便不敢再与其聊天,进了房间。

据目击者称,这名可疑妇女年龄约三十七八岁,头发很长,皮肤比较黑,听口音是本地人。

## 立案: 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孩子被抱走的当天,邓苏梅家属就立即报了案,玉茗刑侦中队已介入此事。该中队负责此案的付队长告诉记者,警方正在根据可疑妇女放包时留在医院留下的指纹及监控录像等相关证据侦查此案。

## 说法: 院方:责任由法院来定

记者在护士台寻找事发晚上值班的胡护士,但胡护士不上班,其他护士表示不清楚情况。接着,记者来到该院的监控室,该院保卫科符科长告诉记者看了当时的监控录像。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可疑妇女抱着一个婴儿从住院部出来,然后疾步行走,紧接着邓苏梅的丈夫从画面的楼里追出来,此时,可疑妇女已经离开了监控范围。两人出现在录像中的时间相隔只有几分钟,事发时间为11日晚上3时40分。此外,监控录像还显示,事发前一天晚上8时许,该妇女还到医院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符科长告诉记者,当时他接到电

话得知医院丢了男婴后,便赶紧一边报警一边赶到医院,帮助家属一起寻找他们描述的可疑妇女和被抱走的小孩,但没有找到。记者询问是否有当天的详细监控记录时,符科长称妇产科的监控录像坏了,所以楼里面的资料就没有,因此目前只能查到住院部外面的监控资料。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医院的林院长。林院长称,小孩在医院被拐骗,院方表示同情。关于院方有无责任,则应由法院来判断。目前,院方已全力配合公安部门在调查此事。对于其他情况,林院长不愿多作解释。

## 律师: 谁监护谁负主要责任

刚出生的男婴深夜在医院病房丢失,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12日,江西明传律师事务所涂辉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如果婴儿在医院的范围内丢失,说明医院没有尽到安全保护的责任。但作为婴儿的母亲,邓苏梅分娩后从医务人员手中接回男婴,尔后又是在邓苏梅的婆婆许某与男婴同室同床,此时男婴的监护义务已从医院转移给家属了。男婴是在许某的监护下丢失的,家属应该负主要责任;医院在客观上侵害了家属的合法权益,给家属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医院应负次要责任。

据《江南都市报》

# “侏儒”母亲摆地摊供女儿上大学

广州荔湾区金花街高第街23号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砖瓦老房,是袁建明与女儿一住就是18年的家。幽暗、潮湿、狭小,在倒春寒的日子里,呆在里面分外阴冷,但从大学城回家过周末的女儿小茹却对记者说,“这里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因为有妈妈在这里。”

袁建明确实有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力量,为了与记者保持平视,她跃上椅子坐着,采访的时候更是笑声不断,话语间从不掩饰,朴实而又开朗。要不是听她娓娓道来,你无法想像在这副乐观的面容背后,竟承受过如此多的苦难:从小就患有先天性“侏儒”症,身高仅1.15米;结婚才3年就经历丧夫之痛;女儿在长身体、读书求学之际,又遭遇下岗之苦;为养大女儿,十几年如一日做小贩,靠卖毛巾为生,并最终把女儿养成人送上大学。20年间,袁建明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不屈地与命运抗争,书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平凡母亲伟大母爱的故事。

而现在,荔湾区将“中国百名优秀母亲”证书颁发到袁建明手上。

## 先天“侏儒”却天生乐观

袁建明是土生土长的荔湾区人,坎坷命运从她一出世就上演。“我的父母,还有家里的5个姐妹长得都很正常,但偏就是我得了这个病。”袁建明患的是先天性侏儒症,长到1米15左右就不再长高,也由于这样,邻里街坊一直称她“矮明”或“小明”。“虽然我的海拔不高”,但我和常人一样有手有脚,我相信只要努力,人生就一定充满希望!”对于自己的身高,袁建明并没有自卑和自责,而是对生活充满乐观,正是这种自信陪伴她坚强地走过51年的风雨人生路。

初中毕业后,袁建明在街道办的一个五金厂上班,因为

身体的原因,她经历了一次次相亲失败,就在她已经不敢再奢望婚姻的时候,她对工作和生活的自强不息赢得了工厂一名腿有点瘸的年轻男同事的青睐,两人在1986年共结连理,婚后生下一个可爱、健康的女儿。袁建明给女儿取名小茹,意指女儿的成长将伴随着自己的“含辛茹苦”。

## 结婚三年丈夫离世

尽管家境窘迫,但当时一家三口也其乐融融。“我多么希望可以一直这样幸福快乐下去。生活的艰辛和疾病的困扰我都不怕,只要有温暖美满了,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老天连这点小小的幸福都没有给我停留长点时间。”袁建明说,1988年9月,就在女儿1岁零8个月大时,丈夫不幸患病住院,经检查结果确诊为肝癌,最后由于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手术费用,结婚才3年丈夫就离开人世。

“从小到大我很少哭过,但那段时间感觉天塌下来了一样,痛不欲生。为了不让女儿看到自己的伤心样,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夜深人静时就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好几次想过自杀,可是一看到不到3岁的女儿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知道不能放弃,咬着牙关都要挺下去。”从此,母女俩开始相依为命地生活,靠着在工厂每月几十元的微薄工资,省吃俭用,袁建明艰难支撑着生活。

## 没钱就把嫁衣改了给女儿穿

让袁建明感到安慰的是,小茹从小就很懂事。“读书时,小孩子之间总会有对比,有一次女儿回来对我说,有的同学买了玩具,她也想要一个。我对她说,如果妈妈有能力买,你不说我都会给你买,如果妈妈没能力买,你提多少次妈妈都买不起。从那以后,小茹就再也没有说类似的话,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读书上面。看到女儿

这么乖,多苦多累都值得了。”

为了让女儿能够像其他正常家庭的小孩一样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袁建明自己省吃俭用,没钱给女儿买漂亮的新衣服,她就把自己新婚时的嫁衣改成女儿的新衣,每天都把最好吃的让给女儿。“从小妈妈去市场买骨头回来,她总是把骨头上的肉刮下来给我吃,而她自己就吃骨头。我也一直以为妈妈喜欢吃骨头,不喜欢吃肉,后来才明白是妈妈舍不得吃。明白这一层后,我就不准妈妈这样做,无论是吃肉吃骨头,都要和妈妈一起吃。”小茹说,她的童年是充满快乐的,没钱去游乐场,妈妈就和她带着自制的风筝,一起到附近的绿化广场放飞,到了晚上,妈妈还会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 女儿一放学就给母亲送饭

屋漏偏逢连夜雨。经历丧夫之痛后,不幸又接踵而至。1996年,袁建明所在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最后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1999年工厂倒闭,母女俩唯一的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更让她心急如焚的是没有工资的她将无法为正在上小学的小茹交学费。“自己吃、穿差点没关系,但决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做小贩。”

从此,袁建明挑着毛巾到附近的街边去卖,一条毛巾赚几分几毛,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下来赚十几元,以此维生。邻居许玉凤与袁建明同为下岗工人,为了生计两人一起做小贩,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许玉凤眼里,袁建明是一个“铁人”,“做‘小贩’对正常人来说可能难度不是很大,但对阿明来讲,光是那满担毛巾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一旦城管人员来查,大伙就得一窝蜂逃窜,阿明那么矮小,不知被撞倒过多少次,每次跌倒后,她吭都不吭一声赶紧爬起来。每



女儿和妈妈在一起很开心

天起早贪黑所赚的那点钱,也只是杯水车薪。”

渐渐长大的女儿读懂了母亲的艰辛,小茹读到中学后,每天一放学回家就赶紧做作业,作业做完后就把手里上一餐的剩饭菜热了盛好,然后送到母亲经常摆摊的地方,母亲吃饭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守摊位,到了晚上八九点,母亲挑着货物,她手上也提着一袋,双双把家还。

母女的故事感动了邻里街坊,当地政府、妇联也纷纷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为她申请了“低保救济”,母女俩每月可以享受600多元的低保金,加上卖毛巾的收入,小茹

得以继续上学。

## 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

袁建明一直以健康、乐观的态度去教导她的女儿。受她的影响,女儿小茹的性格也很乐观,小茹不但听话、懂事,也很争气,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母亲身体残疾而心存芥蒂,从守摊位,到了晚上八九点,母亲挑着货物,她手上也提着一袋,双双把家还。

“读初中时,有一天身体不舒服午睡过头迟到,妈妈担心我受批评,就亲自跑到学校找老师解释。妈妈来到教室

外,由于她的身高只到教室的窗外,从里往外看就只看到妈妈的脑袋,于是有很多同学就笑了起来,我就站出来骂他们,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她是我妈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同学敢嘲笑我妈妈。”在小茹的心里,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从初中到高中,小茹都考上了省一级重点中学,2005年,小茹面临高考。

“高考填报志愿时,小茹很坚定地选择了读医。我问她为什么这样选择,她说‘因为妈妈身体不好,我学医后就可以帮妈妈治病,更好地照顾妈妈’。听到女儿这番话,这么多年的辛酸一一涌上心头,不由得百感交集,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得泣不成声!”想起这段往事,袁建明禁不住再次热泪盈眶。

## 希望女儿早日回报社会

苦尽甘来。2005年,小茹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面对大学昂贵的学费,在袁建明感到为难和迷惘时,街道办事处为她介绍了一位社会好心人为她女儿助学,一位中山的企业老板还赞助了1万多元,帮助解决小茹读大学的费用,并许下诺言,只要小茹努力读书,他供她读到研究生博士生都没问题。目前已经读到大二的小茹显得更为成熟懂事,由于每月才200多元生活费,为了节省车费,她一个月才回一两回家。学习之余,小茹也谨记母亲的教诲,要回报社会,去年小茹就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扶贫助学活动,义务到白云区的乡村为成绩差的小学生补习。

也就在去年,袁建明正式退休,由于疾病困扰,不再做小贩了。“看到女儿考上大学,我已是万分欣慰。回想这半辈子走过的路,很艰难,但不后悔,也值得。一个人只要生命不息,就要奋斗不止。希望女儿早日成才,早日回报社会!”袁建明对记者道出了自己未来的心愿。

据《广州日报》